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28

密行忍禪師語錄

清 寂忍說

明廣・明珍等編（依駒本印）

附嗣燈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上堂一
  - 上堂二
  - 機緣
  - 法語
    - 示求戒諸禪者
    - 示禪者
    - 示鑿池諸禪者
    - 示映天飯頭
    - 示憨岳李居士
    - 職事榜
    - 安禪榜
  - 頌古
    - 拈花微笑
    - 打車打牛
    - 德山托缽
    - 百丈野狐
    - 文殊問菴提遮女
    - 南泉斬貓
  - 詩偈
    - 送雲麓洪居士進京
    - 示石鼓山秀柏座主
    - 示雪文上座
    - 與休休王居士
    - 示知客
    - 與含焰璽上人
    - 與含輝成明居士
    - 示昊彰禪人
    - 與麟趾禪人
    - 與心拙禪人
    - 贈一門禪人

- 與另別禪人
- 與昆拙禪人
- 示碧徵監寺
- 示吼一茶頭
- 示山海淨能道人
- 示省呆監寺
- 示萬德侍者
- 示幻如直歲
- 示晟修蔡居士
- 示安南僧
- 示西域僧
- 寄文周大德
- 送不昧長老歸天龍
- 寄五羊實行老上座
- 至滇
- 衡陽春發
- 過洞庭
- 廬山臥龍菴
- 佛手巖
- 憶滇
- 雲居懷古
- 示明廣侍者
- 懷出拙禪者
- 示堪嗣監寺
- 師離雲南雲臺含拙偕諸耆宿懇求垂訓乃口占一偈示之曰

真贊

- 慈雲常住請
- 含拙上座請
- 昆拙上座請
- 碧天禪人請
- 含輝居士請
- 古樵上座請
- 妙融王居士請
- 道能石居士請
- 李二道人請
- 大幢上座請
- 不昧上座請
- 尼山海道人請

    - 書問
        - 復九蓮大幢長老
        - 復天龍不昧長老
    - 佛事
    - 行實
    - 法派
    - 附嗣燈胤禪師語錄
        - 序
        - 上堂
        - 機緣
        - 行實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密行禪師語錄序

向上一事，不受功勳；一棒當頭，直指心源。拈布衫之七斤，道離鉤之三寸，橫施逆用，一切臨時，皆不在語言文字者也。故有以見聞覺知之性塞滿虛空，黃卷赤軸之言承當教意，其不契天下老和尚棒頭者幾幾矣。今秋密行禪師從滇南過邵陵，予緣晤於耑山，坐間示以隨錄，吟誦再四，知其遠傳臨濟正宗，近為破山嫡子，予更服禪師根性鄭重，手眼圓明。至若文字音律，不縱不拘，且於出詞吐氣間大用全提，鉗錘惡辣，不捨身命，人難以進步，與乎俯就行施，趨崇高重，倒語顛言，胡猜亂喝者，相去霄壤矣。若夫一喜一怒，有斬釘拔楔之作用；一定一動，有殺人活人之妙訣，而世之語言文字實無以過之。予試問諸：且美文字而為禪宗乎？美禪宗而在文字乎？讀斯錄者請參之。
己亥中秋前七日，邵陵耑山弟子車以遵釋名音遙拜書。

密行忍禪師目錄次

卷之一
序
上堂
卷之二
上堂
機緣
法語
職事榜
安禪榜
卷之三
頌古
詩偈
贊
書問
佛事
行實
法派
卷之四
附嗣燈禪師語錄
序

上堂
機緣
行實

衡州開峰密行忍禪師語錄卷之一

法孫　明廣　明珍　等編

師丁酉年行化至四川敘州府，眾乞授戒，文武紳衿請就喜獄禪院陞座。拈香云：「此香根盤大地之下，葉敷九天之上，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太子千秋、文武官僚及諸檀護高培祿算。」次拈云：「此香威音那畔結就，華藏世界長成，爇向爐中，供養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天下三宗大善知識，伏願常存悲濟之心，普起寂光之上。」再拈云：「此香逢火不燒、遇水不溺，刀斫不入、斧劈不開，初年懷抱行腳至梁山界內，遇個毒手老賊，不分皂白當頭擊碎，直是合不得、離不得，今日向人天眾前一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梁山縣雙桂堂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本師破山老和尚，用酬法乳。」整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開口道著、信步蹋著，為甚諸人開口便錯、動步即乖？還知利害處麼？秖緣諸人見威則畏、見恩則喜，墮在二邊，山僧即今在裏許求一點畏喜之心如芥子許了不可得，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若也會得，諸人得山僧戒者不上天堂，不得山僧戒者不墮地獄，其或尚留觀聽……」拈拄杖卓一下云：「鳥啼花笑分明事，也落時人第二機。」下座。上首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向奎居士請上堂。「十方世界無插針之地，一莖艸上轉大法輪，利生接物。」顧左右，云：「委悉麼？仰之是天，俯之是地，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喝一喝。

師誕日，請上堂。「山僧生日，先母難目。大眾設齋請上堂，普為山僧報罔極，本是山僧自己事，何須大眾同著力？」卓拄杖，云：「一家有好事，百家忙(不徹。徹不)徹，同證無生個時節。然雖如是，且道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且道證何三昧得如是解脫？孟冬霜老樹頭寒，葉落歸根赤骨律。」復卓拄杖，下座。

師至雒源興國菴，僧圓胤請上堂。師陞座，問云：「諸禪德總到者裏作甚麼？」僧云：「乞授戒法。」師云：「山僧元無一法與人，若有一法與人，與者、受者皆墮無間地獄。」眾無語。師震威一喝，云：會麼？於此薦得，與爾等說戒訖；其或未然，更聽一偈：

「清風為衣，虛空為戒；信受奉行，常常不壞。黑漆杖頭日月明，秋深巖桂傳天籟。」復喝一喝，眾踊躍作禮而退。
師回滇，至曲靖府，東山陶居士請上堂。「古人道：『山僧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後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直至今日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大眾！秖如古人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山僧三十年前住滇時有者個消息、三十年後出滇時也有者個消息、今日復來也有者個消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擊案，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師至澂江府華藏寺，僧性衡請上堂。問：「有一物壓倒須彌，塞滿乾坤，和尚如何躲避？」師振身，云：「水不洗水。」僧禮拜，師便打，云：「壓倒了也。」乃云：「山僧未至華藏以前，石頭說法，艸木譚玄。及乎到來，為甚麼石頭、艸木依前各居本位？」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棒打破大地山川，管教須彌出血。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云：「此日煙霞暖，處處鳥啼花。」下座。
尼靜能請上堂。問：「如何是進門句？」師云：「礙塞殺人。」進云：「如何是當機句？」師打，云：「放過即不可。」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橫按拄杖，云：「且領前話。」僧擬作禮，師復打。問：「收兵放馬，脫卻戰袍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乃云：「二祖子達磨處安心，海底捉月；世尊為阿難徵心，鏡裏拈花。大眾！從上先聖既皆如是，且道山僧為人又作麼生？」良久，云：「月落後時親薦得，師姑端的是女人。」
師至雲南省，陳天龍居士請于妙應寺上堂。士問：「玄要主賓即不問，和尚為人事如何？」師豎拄杖，云：「杖頭懸日月。」進云：「可謂棒頭有眼。」師云：「瞎。」士一喝，師便打。問：「撥艸瞻風，貴圖見性，即今弟子性在甚麼處？」師打，云：「在甚麼處？」進云：「見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麼生脫？」師亦打，云：「向者裏脫。」進云：「脫得生死，方知去處，四大分散向甚麼處去？」師又打，云：「亂走作麼？」進云：「鈍置殺人。」師云：「蒼天，蒼天。」乃云：「老僧初至滇南，有般奇特事舉似諸人，不得作玄妙會、不得架空差排，白晝間微星突露，黑夜裏杲日當空，還有共相委悉者麼？出來對眾證據看。」良久，云：「鷺鷥月上立深雪，子夜烏雞過梵天。」擲拄杖，下座。
上堂。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如何？」師云：「有眼如盲，有口如啞。」僧罔措，師便打，乃云：「棒如雨點，喝似雷轟，于中薦得，正是癡狂外邊走。且道過在甚麼處？」舉拄杖云：「戰場休眨眼，八面取真魂。」遂下座，旋風打散，復召云：「大眾！」眾回首，師震威一喝，歸方丈。

上堂。「慈雲寺裏上堂，妙喜世界打鼓，直得天地虛空合為一體、水陸飛行合為一體、情與無情合為一體，各不相雜、各不相知。」驀拈拄杖，云：「唯有山僧拄杖子七凹八凸，不入此數。且道拄杖子有甚奇特？」卓一卓，云：「山斷宜休去，峰高又豈來？」擲拄杖，下座。

上堂。問：「德山、臨濟未出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道破則不堪。」進云：「秖如世尊為甚麼事出世？」師云：「為你不了。」僧禮拜，師云：「自起自倒自生愁。」乃云：「今朝二月十九，觀音瓶內插柳，舊年寒冬落葉，新歲發生如舊。秖如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與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是一？是二？」驀呈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卓，下座。

上堂。「炎炎夏日，昆池澂碧，粉碎虛空，泥牛吼月。娑竭羅龍王女手中摩尼寶珠，光照大千世界，晝夜常明。且道此珠如何？」良久，云：「酒肉場中歌宛轉，花街柳巷醉徘徊。」喝一喝。

雲麓洪居士生日，請上堂。「老僧數年以來，于江海上頂笠披蓑，駕隻無底銕船，或時深入無際、或時柳岸花堤、或望酒旗而艤、或泊煙渚而臥，陶陶然羲皇上人詎知此耶？適來棹入昆明池內撈蝦摝蜆，不意于風濤險處、煙雨堆中驀頭撞著雲麓居士為母難設齋，請老僧說法以報劬勞。老僧欲說心、說性，自有座主；說禪、說道，自有諸方善知識。居士聞之已熟，不可矢上加尖。然則老僧畢竟如何？秖得將伊合家老幼齊上無底銕船，撐風釣月，隨方受用去。」遂以拄杖作打篙勢，操鯨而歌曰：「凍子花開石首來，填溝塞壑聚成堆，任公徒費釣鼇餌，日日海頭空手回。然雖如是，祇如古人道：千日撐船，一朝泊岸。如何是泊岸一句？」擲下拄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喝一喝。

師至衡州，緇素請上堂。問：「如何是第一句？」師良久，云：「會麼？」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呀！且會第一句著。」僧擬作禮，師打，云：「者一棒不可忘卻。」雲麓居士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且退，莫防別人。」雪文上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錯過了也。」乃云：「南嶽嶺頭笑臉開，疑殺七十二峰來，今朝歸到西湖寺，百鳥銜花特地猜。莫疑猜，一句當天萬象該。且道：臥牛堂上長松此日端的朝陽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囫地一聲千里應，縱橫隨處立乾坤。」

上堂。「昔日世尊靈鷲拈花示眾，百萬人天罔措，秖有迦葉破顏，謂之末後句。大眾！且作麼生是末後句？」驀豎拂子。時徹微上座

便喝，師亦喝，微拂袖山法堂，師擲下拂子，云：「今朝兩手親分付，佛祖須教立下風。」歸方丈。
上堂。問：「實際地理則不問，世諦流布事若何？」師云：「今日好雪。」進云：「恁麼則片片不落別處。」師便打，僧禮拜云：「恭惟和尚萬福！」師云：「不勞贊嘆。」問：「浪翻寶塔頂，火燒石鼓潭，敢問和尚是何意旨？」師云：「是你無端造妖捏怪。」僧擬進語，師便打，乃云：「東家人死，西家舉哀，洋子江心失火，須彌山頂水淹，還有應時及節事也無？咄！咄！咄！力□希禪子呀中眉垂。」拈拄杖擲下云：「直下來也，急著眼覷。」
上堂。豎拂子召眾云：「會麼？」眾無語，師擲拂子下座。
上堂。「老僧昨日豎拂子云：『會麼？』早已露布了也。見你等不會，今日只得又潑第二杓惡水，伶俐漢向者裏撩起便行，早不唧溜也。時聞鼓聲，逐隊隨群，上來下去，疑個甚麼？莫是疑風來樹動、花發鳥鳴麼？莫是疑虛空無邊、乾坤有盡麼？莫是疑日來月往、陰長陽消麼？若于此等處有疑，可謂世界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于此無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甚麼事？然雖如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參。」
劉居士請上堂。問：「臥牛蹤跡則不問，庭前柏子意如何？」師云：「零零落落。」問：「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云：「青山增瑞彩。」乃揮拂子，云：「劉居士入山設供，請老僧陞座舉揚個事，曾記古人道：『現成公案，何用安排？』恁麼說話，早是醉後添盃、錦上鋪花了也。縱然比南山祝北斗，于居士分上增得幾許光彩？且道居士父母未生以前畢竟是多少年紀？」放下拂子，云：「確。」
師住衡州開峰南雲禪寺，開爐日，杜居士請上堂。拈香畢，問：「寶幢高豎，爐韛弘開，煆煉凡聖，斬新條令。四眾圍繞即不問，今日因緣事若何？」師云：「飲泉水，貴地脈。」進云：「與麼則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分外清。」師云：「你喫得棒也未？」僧一喝，師云：「未信汝在。」進云：「秖如杜居士所薦雙親，未審得何解脫？」師揮拂子，云：「九蓮香裏解翻身。」進云：「滯魄已蒙標月指，雙雙得度淨居天。」師云：「重念陁羅尼。」乃云：「建法幢，立宗旨，釋迦、彌勒剜肉成瘡；待其人而後行，德山、臨濟作夢未醒。所以道：飲泉水，貴地脈，風從虎，雲從龍。提持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也坐地泛楊州，曹溪一路平沈久矣。昔日趙州示眾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及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云：「趙州老人有年無德。」驀拈拄杖畫一畫，云：「大眾會麼？子斯薦得，便可起死回生，烹佛烹祖；其

或未委，縱然覓火和煙得，猶恐寒灰燒殺人。」喝一喝，靠拄杖，下座。

道梁、道寧二居士請師至宅中說戒，上堂。問：「火宅塵勞人，今朝解轉身，請師伸一臂，援拯出迷津。」師云：「當陽薦取。」進云：「未審別有為人處也無？」師云：「衡陽城中梁宅說戒。」進云：「與麼則兩輪交互照，四眾盡沾恩。」師云：「切忌詐明頭。」問：「古龐居士、今梁居士，是同？是別？」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與麼則掀翻海岳，撥轉乾坤去也。」師打，云：「者一棒也要你喫。」問：「世尊乞食入舍衛城，和尚說法入衡陽城，未審是一？是二？」師云：「亦任卜度。」進云：「師子吼時芳艸綠，象王迴顧落花紅。」師云：「也秖道得一半。」問：「原來寸絲不掛，和尚因甚將三衣誤賺人家男女？」師云：「要伊信受奉行。」乃云：「春日晴，黃鸝鳴，逢場作戲入廛塵，桃花撲面歌聲滑，秖此見聞非見聞。所以，龐居士云：『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銕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體如如秖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善哉！今日道梁、道寧二位居士，身居塵累，心在山林，怖生死苦，求解脫樂，心契龐公之心，行同佛祖之行。若非乘宿悲願，攝請同類，其上般若之舟，齊登菩提之岸，請山僧入宅傳戒，四眾均聞。且畢竟以何為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三教聖賢，總以心為戒。若離心而別言戒者，名曰邪見外道。蓋心為萬行之源，六度之本。汝等當知，折攝自心，俾無滲漏，則戒體圓明，和順積中，自然英華發外，無不清淨。既得清淨，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乃至十方剎塵佛土，無有如毛頭許不清淨者。如此則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是分外事？」召大眾云：「且道那個是你諸人自心？」乃和聲撫尺一下，便傳戒。

忠甫王居士薦親，請上堂。問：「至孝古稱舜，能仁今有師，時節因緣事，普請為垂慈。」師云：「今日王居士薦慈。」進云：「與麼王母即今得超善處天上去也。」師云：「莫眼花。」進云：「爭奈不遠無生路，玄機直下明。」師云：「如何是無生路？」僧移步，師便打。問：「王妣先靈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喚僧，僧應諾，師云：「立地死漢。」僧一喝，師便打，乃云：「雁峰聳翠，鳥飛不度；石鼓臨淵，蛟龍不止。岣嶁峰頭，老猿嘯月；瀟湘浪裏，漁父撐煙。可謂一天風月還依舊，兩眼人民半已非。然則古人道：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可生、無滅可滅，是則寂滅琴前。且道：王氏先如是生耶？是滅耶？是不生不滅耶？具眼者緇素看。若緇素得出，則居士知恩有地；其或未然……」以拂子左右揮，云：「三年無改，可謂孝矣。」

尼映月請傳戒，上堂。「緇素稟承，惟遵一戒；佛祖傳持，惟是一心。」遂以拂子左揮，云：「者是戒，那個是心？」復右揮，云：「者是心，那個是戒？」豎起，云：「若向者裏會得，則左右逢源、心戒不二，便能轉愚癡成智慧、轉煩惱成菩提，無佛處作佛、無法處說法，所謂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龍女承斯恩力，于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度諸有情，不是分外。元來心不外戒、戒不外心，名為心地法門。大覺世尊四十九年口勞舌沸，未曾說一字，末後拈一枝花，以青蓮目瞬視大眾，秖有迦葉微笑，乃云：『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于汝，續佛慧命，毋令斷絕。』以三乘十二分教付囑阿難，廣利人天；以五百清淨律儀授優波離，傳持無毀，令法久住。大眾！此是世尊流傳後世住持之法，老僧今日本無一法，傳個甚麼？」良久，云：「穿衣喫飯處薦取。」

師誕辰，上堂。問：「未出母胎，龍潛滄海；出母胎後，法化人天。未審是何祥瑞？」師云：「人天災禍，衲子冤讎。」進云：「兜率舒金臂，開峰展玉眉，獨尊三界者，先後出為師。且道還有同別也無？」師云：「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僧禮拜，云：「獨超群象外，真能報罔極。」師云：「贊歎有分。」居士問：「恭惟聖誕，法侶雲臻，報恩一句，請師自道。」師云：「承汝啟請。」進云：「古人道：『一子出家，九祖生天。』和尚紹隆祖位，未審父母居何國土？」師云：「不上天堂，便入地獄。」士罔測，師打，云：「何不記取話頭？」士禮拜，云：「卻把須彌作舌頭，祝吾師壽無窮極。」師云：「眉上畫髭鬚。」進云：「與麼則人天共仰巍巍座，佛祖相傳無盡燈。」師云：「重言不當喫。」乃云：「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手指天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可謂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山僧出母胎，只得囫地一聲，且道與世尊相去多少？」驀卓拄杖，云：「雲門道：『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可謂性燥男兒，忍俊不禁。今日開峰舉與麼事，可中有辣手禪和打殺開峰，掉向江裏餧魚餧鼈，道云：『貴圖世界清平』者麼？如無，倒行此令去也。」拈拄杖，下座，旋風打散。

中璉石居士生日，請上堂。問：「法筵大啟，龍象交參，第一義諦，請師不吝。」師云：「雁塔半籠雲。」進云：「石居士為母難設齋，未審和尚有何指示？」師云：「洞庭南向嶺層層。」進云：「如何是目前境？」師云：「向汝道分明。」進云：「如何是墳中人？」師云：「朝看東魯，暮往西秦。」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請師道。」師云：「放汝三十棒。」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死蝦蟆。」僧一喝，師云：「且喜出蟄。」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今日是中璉居士母難之晨，入山設齋，敦

請忍上座舉揚般若，用報罔極。記得經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豎拄杖，云：「者個是色。」卓一下，云：「者個是聲。若向者裏會得，豈惟報答親恩，無恩不報；若或未然，是人行邪道，不能報親恩。且因齋慶贊一句作麼生道？」靠拄杖，捫腹，云：「早晨喫白粥，如今正覺饑。」
西湖寺，上堂。「湖寺月明三十夜，山城漏滴日當中，添炭圍爐寒凜冽，朔風吹面暖烘烘。與麼薦得，打折拄杖更去斫來。何為如此？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回雁峰乘雲寺，大像鏤成，啟元王居士請師開光。師至座前扶拄杖云：「老僧四十八，沒心情說法，命我法子代，不用更推脫。」連卓三下云：「舉目乾坤外，江山氣象殊。」擲拄杖抽衣，命首座代勞，便歸方丈。
上堂。舉：「一將軍出戰歸，帝燕慰之曰：『卿昨輪刀上陣時，陣上還逢舊相識否？』將軍曰：『正與麼時，臣尚不見有自己，更見誰相識來？』」師云：「令時參學人須是與度一回始得。」
密行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衡州開峰密行忍禪師語錄卷之二

法孫　明廣　明珍　等編

住寶慶大悲林，眾請上堂。有一座主出擬問，師厲聲云：「未出方丈已相見了也，更問甚麼？」主踴躍將欲作禮，師便喝，進云：「多謝和尚重重相為。」師云：「闍黎承當個事不是艸艸。」舉：「初祖摩訶迦葉因二祖阿難問曰：『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事？』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阿難便禮拜。」師云：「還丹一粒，點銕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迦葉一語直使阿難廉纖脫盡，較之世尊四十九年可謂青出于藍矣。秖如阿難于楞嚴會上早見大驚小怪，謂不歷僧祇獲法身，因甚又要迦葉重安鼻孔？還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然則適來眾上座與老僧恁麼相見，不妨暗合孫吳，更聽一偈：未出門時解點頭，錦鱗逐餌意悠悠，忽然喝下翻身去，便見資江水倒流。」卓拄杖，下座。

開峰大殿上梁，上堂。「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驀拈拄杖，云：「若具參學眼，便能于實際理地上拈一莖艸，建瓊樓玉殿，于中作大佛事，所謂控佛祖大機，活人天正眼。然雖如是，也須是個人始得。且那個是恁般人？」靠拄杖，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便下座。

抽衣，命石宮維西堂代座。

道梁、道寧二居士母難轉藏酬恩，請上堂。問：「昔日睦州因僧問：一氣能轉一大藏教否？州云：『有甚饁饛鎚子？快下將來。』今日學人恁麼問，未審和尚如何秖對？」師云：「老僧口門窄。」進云：「秖如睦州與麼道，意旨如何？」師云：「驢揀濕處尿。」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是何言歟？」問：「空劫以前即且置，空劫以後事如何？」師云：「人從廬山來，卻得峨嵋信。」進云：「可謂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進云：「如何是長安主人？」師云：「十字街頭石幢子。」進云：「未審有幾人曾到長安？」師云：「只有上座親蹋破。」進云：「秖如未到長安時，還有者消息也無？」師云：「有。」進云：「那裏是者個消息？」師云：「艸鞋腳底疑無路，拄杖頭前別有山。」僧禮拜，云：「塵塵彌勒，剎剎釋迦。」師云：「放你三十棒。」乃云：「三轉法輪于大千，大千本來常清淨。即今道梁居士誕日，延諸尊宿轉大法輪，用報慈母生育厚德，敦請老僧陞座為作證明。殊不知居士未興此念以前，早已破塵出經，宣演三千大千世界中事，十方法界情與無情，承此威神盡證無

生法忍，豈止圖報父母深恩？一切眾生父母深恩一時報訖，何必燒香散花、考鐘伐鼓，煩他諸尊宿口喃喃地復轉五千四十八卷琅函，重說偈言[妳-女+口]？不見昔日趙州因一婆子請轉大藏，趙州繞禪床一匝云：『轉藏已畢。』婆云：『比來請轉全藏，和尚如何秖轉半藏？』大眾且道：那半藏還有人轉得麼？」拈拄杖卓一卓云：「上來講贊，無限良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雲麓洪居士偕雪文上座為老堂柏青道人誕日，請上堂。問：「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尚今日似出他一頭地。」師云：「不妨疑著。」進云：「及至雪山，睹明星與一切眾生同時成佛，為是從苗辨地？為是本末全該？」師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進云：「即今柏青道人母之晨，兼為和尚預祝，為是一鎚兩當？為是別立家風？」師云：「一點墨水，兩處成龍。」進云：「可謂陽春一曲該時聽，石鼓希聲韻更長。」師云：「閒言語。」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霜清晝角高。」進云：「當陽坐斷，顯露全機去也。」師云：「非你境界。」僧一喝，師便打。問：「最初一步，請師指陳。」師云：「退後著。」僧禮拜，師便打。雪文上座問：「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是甚麼時節？」師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進云：「秖如豎窮三際，橫亙十方，明如鏡，黑似漆，正與麼時，還有向上事否？」師云：「定盤星子人皆認，不意闍黎念得清。」乃云：「一念未生，全體獨露，止妄求真，迷封覺路。是以青山綠水，全彰古佛家風；鵲噪鴉鳴，勦絕時人露布。明明不覆藏，歷歷無回互，佛殿走出山門，燈籠吞卻露柱。但看庭前柏樹子，不逐四時凋，能為萬象主。記得月上女問文殊師利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曰：『其力未充。』」師云：「大小文殊，齒不關風。若有人問開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秖向他道：『南岳峰高，洞庭水闊。』還有知落處者麼？」喝一喝，拽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僧出擬問，師便打；僧一喝，師又打；僧又喝，師直打出。一僧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擬進語，師打云：「話頭也不識，亂統作麼？」僧禮拜，師復打，乃云：「老僧自住開峰數年以來，磚瓦泥土搬弄不歇，有甚閒工夫說佛說法、結制安禪？今日事不獲已，被諸檀護強屈陞于此座，只得將錯就錯。諸禪德！莫怪空疏，伏惟珍重。」

雙桂本師和尚計音至，師于三月十七小祥日上堂。「春秋七十有零，說法四十餘載，擒縱英雄于干戈聚裏、生殺佛祖于酒肉場中，明收暗放、易近難親，個是我雙桂先師居常行履，直得諸天捧花無

路、外道潛覷無門，弄到臨末稍頭，依然欲隱彌露，向孤峰頂上撒個幔天網子，使大地人魂慮變慴。」遂呵呵大笑，云：「且道山僧笑個甚麼？笑者老漢龍頭蛇尾，漏逗不少。然雖如是……」驀召眾，云：「汝等還知者老漢落處麼？若也未知，請至影堂更為諸人重說偈言。」便下座。率眾至真前設供畢，拈香瞻視，云：「雙桂堂中禮辭，迄今一十一載，聞說去年今日失卻鼻孔，今朝仔細看來，面目現在。」左右顧盼，云：「汝等諸人還見先師面目也未？」眾舉首，師即插香，云：「伏惟尚享。」遂展拜，舉哀，云：「若非不肖 兒寂忍，誰敢近前施三拜？」

解制，上堂。顧左右，云：「有盲龜跛鱉出來打個[跳-兆+孛]跳看。」眾不出，良久，云：「幸自可憐生，更問老僧討甚麼碗？」卓拄杖，云：「未結制前，諸人應是眼見耳聞；既結制後，九十日中亦同眼見耳聞。今朝解制與麼上來，依舊眼見耳聞。既是共見共聞，因甚問著一一不會？雖然，直饒向者裏會得，正是認賊為子。」

師入京，過磁州邯鄲，遊二祖寺掃塔。以手指云：「只者便是傳達磨正宗第一代大祖禪師，西天四七渠為殿後，東土二三渠是先鋒，後來二派五宗諸老古錐，燈燈續焰、葉葉聯芳，無不皆從者裏流出。今日遠孫寂忍在者裏就檀越齋供。」炷香云：「燒一瓣香禮三拜，還有共相證明者麼？」作禮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康熙戊申，住北京西直門慈獻寺，佛成道日，哈噠哈番、成智、成慧、達納吽、成徹、白塔喇補勒哈番、壹陀紗勒哈番、佛淵、佛智、佛常等請上堂。拈香祝聖出，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進云：「因齋慶贊即不問，如何是燕中境？」師云：「風高灰土晝沉沉。」「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頭上漫漫，腳下漫漫。」「人境兩亡時如何？」師云：「舉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問：「從上宗乘即不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未出眾時道過了也。」進云：「世尊睹明星悟道。」舉起坐具云：「莫是悟得者個麼？」師云：「錯會不少。」進云：「釋迦見然燈布髮掩泥，今日德護法見和尚，未審具何威儀？」師云：「設齋請上堂。」進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云：「贊歎有分。」問：「指天指地未相宜，再睹明星落二機，畢竟其中端的旨，請師為眾決狐疑。」師云：「你者一問是第幾機？」僧擬議，師打，乃云：「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無非為諸人腳跟下一大事因緣。」驀豎拂子，云：「恁麼見得，則圓如皎月，浩若太虛，明明歷歷，無欠無餘。因甚諸人卻不會？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復舉：「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于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請為我說。』尊者為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開悟。」師云：「波羅提尊者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異見王悟去，不妨奇特。今日若有人問：『何者是佛？』只向他道：『含元殿裏，休問長安。』悟與不悟，且喜沒交涉。大眾！慈獻恁麼說話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滇南燕北，冬寒夏熱。」下座。

掃笑巖祖師塔。拈香獻供，作禮畢，乃云：「艸根香，柳葉茶，三拜殷勤奉老爺，不是兒孫偏觸諱，從來聚百是冤家。且道誰為證明？」復炷香，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都。」

五福菴淨西禪師為薦先妣，請上堂。「今日孝子堂上請老僧登座，莫有共相語論者出來相見。」良久，驀召大眾，云：「會麼？既從空而生，亦從空而滅，所謂罪福亦空、生死亦空，不住地獄、不居天堂。大眾！既不住地獄、又不居天堂，畢竟徐母劉氏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拄杖，云：若向老僧拄杖頭上見得，不唯知他劉氏立地處，即見空無相法、空不空無相法，巍巍堂堂、無古無今去也。雖然，且道薦慈一句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下座。

機緣

問：「杲日當空時如何？」師打云：「者漆桶。」

僧辭，師云：「銕蛇橫古路，你作麼生去？」僧云：「驀直去。」師云：「忘命之流。」僧一喝，師云：「了。」

問僧：「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僧云：「雲堂空寂寂，冷暖自家知。」師和聲打出。

僧參，師問：「上座發足處到者裏多少路？」僧云：「八十里。」師云：「幾不問過。」

秀柏講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楞嚴經》。」師云：「你父母未生時講底是甚麼經？」主云：「與麼時則無法可說。」師云：「何得自語相違？」

問：「一輪明月枝頭上，山色沉沉徹夜寒，此理如何？」師云：「老僧者裏無月又無山，說甚麼此理如何？」僧禮拜，師云：「你

因甚平地喫交？」僧擬議，師喝出。
問：「不落方便時如何？」師云：「山僧向汝道甚麼？」僧云：「釋迦老子猶在。」師厲聲云：「道甚麼？」僧云：「今日相逢不相識。」師云：「不用重看。」
問僧：「繫爛枯椿時如何？」僧云：「針鋒尖上翻筋斗，百萬人天腦袋裂。」師云：「針鋒尖上翻筋斗且置，如何是你腦袋裂底事？」僧擬對，師拈棒打出。
問僧：「離卻無明，參個甚麼？」僧云：「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路。」師云：「甚麼物得恁麼底？」僧云：「換卻和尚眼睛。」師云：「掠虛漢。」便打。僧一喝，師又打。僧云：「學人為佛法來親近和尚。」師卓拄杖云：「者是佛法？是無明？」僧云：「不可喚作無明也。」師亦打。
師登舟次，僧問：「離岸登舟時如何？」師云：「逢緣處處泊。」僧云：「古人道：『不著兩岸。』又作麼生？」師云：「老僧中流亦不住。」僧禮拜，師顧傍僧云：「者漢秖解看風使帆。」
問僧：「甚處來？」僧云：「神鼎。」師云：「神鼎家風如何？」僧云：「家裏精窮，又被賊打。」師云：「須知賊不打貧兒家。」僧云：「萬里青天三十棒。」師云：「老僧且不打你。」僧擬議，師喝出。
問：「如何是末後句？」師云：「點燈來。」僧云：「點燈後如何？」師云：「老鼠不咬靸鞋袋。」
居士參，師問：「為佛法來？為人情來？」士云：「為佛法來。」師左右指顧云：「你看者裏阿那個是佛法？」士擬議，師叱退。
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時如何？」師云：「你即今還聞麼？」僧罔措，師震威一喝，僧禮拜云：「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霹靂過頭猶瞌睡。」
知客送行者入方丈安單，師指行者問知客云：「昔日船子還有者一個也無？」知客云：「如麻似粟。」師云：「因甚獨自撐舟？」知客云：「徹困為人。」師云：「拋鉤釣鯨鯢，釣得個蝦蟆。」
問僧：「你在開峰多少時也？」僧云：「兩個月。」師云：「曾在甚麼處見老僧來？」僧云：「打人須見血，罵人須教徹。」師云：「你因甚借人鼻孔出氣？」僧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云：「你秖做得百丈侍者。」
師見一老宿示牛法語，乃云：「可惜一頭牛被者阿師弄殺。」時有僧問：「正與麼時，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救得此牛？」師便打，云：「與你一刀兩段。」

法語

示求戒諸禪者

吾祖門下唯貴直指單傳，不落窠臼，直下心同佛心、行同佛行，若有毫髮言之本末，古人謂之自欺。古德云：「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全甚麼力？不欺之力。是知不欺二字，徹始徹終，中間勿容委曲。假使世人日用常情稍懷欺詐，所作必不成就；縱令勉強作就，而衷心必抱愧怍，逢人說著，面負慚赧。世事尚然，況吾徒欲紹隆佛祖無上大道，寧不朝乾夕惕，直截根源？汝等勿謂戒法非直捷也。是故汝等若作戒受即不得，不作戒受亦不得。老僧今日不避口業，為汝等叨咀一上。汝等既發大心，求大乘戒，要將先聖遺訓兢兢佩服，如萬箭攢身，無處迴避，時時刻刻如渡得船，如病遇醫，疾不瘳，苦海未渡，不可輕放，方堪受戒。若少懷欺慢，于戒法中略有過犯，即落他因果矣。今時禪者幸有向上之志，奈何得少為足，認個無戒可受、無禪可參、無天堂可昇、無地獄可墮，佛法兩忘，人我齊遣，渾渾圇圇、瀟瀟灑灑，謂之解脫了事衲僧，即得望佛祖授受波羅提木叉，何啻白雲萬里？

示禪者

開峰禪道初無難易，秖要學者根志堅長，念念如救頭然，不作兒戲。參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秖向日用尋常善惡逆順、動靜閒忙處提撕，不可固執偏邪、遏捺昏散以求成片，放教如長江大河滔流不息，忽然一念回機便見源底，久久純熟，自知源之與流非一非異，隨方自在、觸事活脫，應機利物、不守一隅，所謂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實知有恁麼事，方得受用無礙。不然，則如說食終不濟饑。近時主方脈者未能越格變通，其病多在失候違時，誤人不少，或謂如一座須彌頓在面前搖撼不動。噫！是何言歟？佛祖出世本欲與人解粘去縛，安可將他無罪人妄上一重枷鎖？總之，自己曾未真實參悟，向冊子上東抄西錄，說得如花似錦，瞞無眼人年久月深，非不高大門墻聲馳譽走，爭奈生死到來不得自由，小著病苦便如蜘蛛上粉墻。今日已是惡日，不能收拾，一發盡情為汝等說破，不圖打艸，且要驚蛇。此一等人非是打頭無真志向，多緣宿昔業習深厚，一出頭來，冤家路狹，自無智眼，不覺被他抬動，打失正念，奔南走北，欣欣然認作福報。不知古人云：「道業未成，一切有為總是魔業。」是以諸大菩薩以本行德回向三有及佛菩提，出生入死，自不被他牽挽，豈似今時熱熱鬧鬧，逗到下場頭，恐懼切心，便去強作主宰，長時打坐？以圭峰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之語以為公驗，每每向

人道：定中殺有快活處。苦哉！胡不思七顛八倒那伽定耶？或者見人恁麼道，便乃隨情縱意，略不檢察，一朝老病到來，毫無效驗，便計較我死時心識畢竟昏懵，不能決眾，預先捏上幾句說話，撾鼓陞堂辭眾，及至臨期，卻又總死不成，遭人怪笑，疑慮後昆，反不如世間俗人卻無此等忌諱。然則一口氣不來時，畢竟有何旨訣？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于今不得妙。參。

示鑿池諸禪者

佛法如水中月，清波無透路。雲門老人欲隱彌露，且問諸人：未開池時，月在何處？開池而後，月自何來？知未開池前月在何處，即知開池後月自何來。在處來處既知，則知自己腳跟下一段光明照耀天地，可謂鑿池非待月，池成月自來也。雖然，汝等諸人還知老僧落處麼？月落後來方丈，與你一碗茶喫。

示映天飯頭

此事要在日用中著眼，看那個是我自己。若檢點得出，便具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砂米齊去，覆卻飯盆底作略。開峰者裏又且不然，砂米齊去時，要見冷鍋中豆爆，冷甑上飯香，始堪咬嚼。

示憨岳李居士

在家人學道，盡謂鬧中取靜，豈知彼本欲了事，不可更為他多事去也。不見古人道：「火中生蓮終不壞。」者朵芬花豈容造作？蓋造作而成，終須變壞，安得為之終不壞耶？憨岳居士試向動容周旋時覷捕，看那個是不壞底火中蓮花，捕著時持來奉獻開峰拄杖子。

職事榜

自古叢林，為老病者設也。既為老病而設，則強壯無病者，未可輕居。必須知慚識愧，克苦勵精，以紹隆佛種為念，方不負十方檀施之厚德，一期化主之深心。凡我同袍，發好心，甘淡薄，欲同住者，隨所堪任，各效一職，務在真實，勿容虛偽。日用居常，互為主伴，遞相供養，容敬色莊，表裏瑩徹，如寶絲網，交光相羅，無混無礙，即所謂僧海珠也。如或躲懶偷安，坐視勞務，不憐老病，不事謙和，無道德號令人天，無行業取法後進，直一緇林鼯鴳焉也，非我手足。

安禪榜

佛祖出世，本無實法與人；衲子安禪，入道豈有程限？行鳥道、登龍門，許他沒量人掉頭弗顧；懸羊頭、賣狗肉，秖貴伶俐漢一笑相承。既無德山、臨濟體裁，且就禪板、蒲團參究。點到奉行，雖則一期暢快；據款結案，須知用在臨時。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密行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衡州開峰密行忍禪師語錄卷之三

法孫　明廣　明珍　等編

頌古

拈花微笑

末上招人笑，全鋒已挫折，何須正法眼，直待瞎驢滅。

打車打牛

入艸求人不丈夫，大都年老亦心孤，車牛打處成何事？躍出追風天馬駒。

德山托缽

德山托缽過堂，惹起一場禍殃，誰謂父為子隱，明明證父攘羊。

百丈野狐

野狐聚首打鄉談，叵耐時人作指南，黃檗溈山明底事，前三三與後三三。

文殊問菴提遮女

地水火風，離合合離。未嘗自得，只可隨宜。堪笑七佛之祖師，與他女子畫蛾眉。

南泉斬貓

南泉雖峻利，趙州更軟頑，一個死貓兒，幾人特地參。

詩偈

送雲麓洪居士進京

古路迢迢自往迴，匣中寶劍起風雷，掀眸相送燕京去，要見將軍虎竹來。

示石鼓山秀柏座主

忽覺城頭畫角吹，孚公從此豁雙眉，而今石鼓寂寥久，好發雷音啟大機。

示雪文上座

父母未生誰是我，勿勞向外別尋家，酸鹹甜苦無多舌，咬著石頭打落牙。

與休休王居士

石火電光難舉似，稜稜眉宇若楊徐，更須躍出幔天網，直使龐公見大巫。

示知客

送往迎來禮數頻，主賓有理各難伸。何如一奮金鵬怒，活捉蛟龍當點心。

與含焰璽上人

逢迎何處少知音？萬水千山撥艸尋，印子為君輕擊碎，前途莫負祖師心。

與含輝成明居士

者段光明處處真，勿云軒冕不通津，曾聞盡道休官去，林下而今有個人。

示昊彰禪人

無法法，無無法，法無無法，法法全彰。老僧指出無無法，大地拈來一芥藏。

與麟趾禪人

門風了也事如何？一棒當頭碎祖窠，須信個中端的意，祥麟一趾已成多。

與心拙禪人

金烏無伴已多年，一旦相逢問別傳，踢倒須彌填巨海，森羅印子可橫懸。咦！

贈一門禪人

曾聞艸偃萬峰巔，行到滇南氣勢全，佛剎微塵皆鼓動，一門超出妙莊嚴。

與另別禪人

布袋老鴉一出身，遍空法界盡通津，回觀者片閒枝葉，埋沒乾坤多少人。

與昆拙禪人

寶鏡齊彰萬象形，空花歷歷滿乾坤，今朝撲破娘生面，更不循他光影門。

示碧徵監寺

赤條條地荷叢林，飽暖饑寒識眾心，大抵生薑辣不改，惱人腸肚到如今。

示吼一茶頭

識得鍋兒大與小，便知杓柄短和長，趙州公案秖如此，運水搬柴好自強。

示山海淨能道人

開峰無物可堪傳，一句該通空劫前，珍重道人須猛力，末山無著是師焉。

示省呆監寺

左右逢源自認真，全肩荷眾識艱辛，幾番撾動楊岐鼓，撥轉慈明正法輪。

示萬德侍者

白牯牛兒耳角齊，輕輕跳過五須彌，國師三喚曾三應，何處是渠辜負伊。

示幻如直歲

能荷眾人所不能，木頭石塊盡崚嶒，了知事事皆如幻，始信叢林有準繩。

示晟修蔡居士

喫齋念佛，信心堅實，不可外邊，念佛尋佛。

示安南僧

安南來震旦，語別話頭同，誰是知音者，山禽翠藹中。

示西域僧

遊十萬里，問道支那，形狀古怪，衣履絡索。不識方言，開口便錯，擔佛覓佛，辜負行腳。還知麼？何分東土與西天，日日日從夜分落。

寄文周大德

衡陽花藥主人公，五嶺雲從聚粵東，妙觸宣明佛子住，誰同曉夜論旛風？

送不昧長老歸天龍

別來方一九，看破子湖狗。曳杖省老僧，相觀皆白首。唯唯敘衷腸，依依難釋手。重別是今朝，還能訊我否。途中好善為，春色醇如酒。

寄五羊實行老上座

萬行皆如實，僧倫之白璧，茫茫三界中，何處尋彌勒。聞為王者尊，歲月復歲月，緬想若而人，臨機必活脫。

至滇

煙花離曲靖，風月到滇城，猶憶前年事，臨行一鶚鳴。

衡陽春發

離岸登舟掛遠篷，桃花春水正溶溶，祝融九面環湘轉，何日衾雲最上重。

過洞庭

萬派朝宗處，扁舟我獨來，湘山雲霧盡，幾點覆如盆。

廬山臥龍菴

摩雲寒翠聳，垂壁晚花香，誰許真龍臥，蒼生望沛滂。

佛手巖

巖巖舒佛手，歷歷露禪關，不識指頭意，千山又萬山。

憶滇

一別滇南又幾秋，昆池老月應風流，緬懷曳杖雲遊日，花酒樓頭快打毬。

雲居懷古

掉卻升天事，殘雲繞綠蘿，何須金擲地，竹徑好音多。

示明廣侍者

問道如何不可離，穿衣喫飯來唐塞，老僧無力舉烏藤，分付嗣燈打骨折。

懷出拙禪者

老僧病即闍黎病，誰信闍黎病更深？掀倒藥爐歸去後，莫尋起處到于今。

示堪嗣監寺

衲僧活計如天闊，豐儉隨家過了休，蹋得妙高田地穩，別峰何事更堪憂？

師離雲南雲臺，含拙偕諸耆宿懇求垂訓，乃口占一偈示之曰

既是人中月，須明教外宗，何當枯寂寂，山海盡真空。

真贊

慈雲常住請

宜良不幸，出者妖怪，性急人遺，心平人戴。君王不事，父母不拜，忠孝兩忘，閻羅倒賣。一條白棒沒人情，魔佛直教心膽碎，慈雲禪子切莫言，臨濟第三十二代。

含拙上座請

者懶漢，甘埋沒，不參禪，不念佛，喫些酒子上床眠，齁鼾雷震三間屋。足足足，含拙禪人莫輕忽。

昆拙上座請

走遍天下，秖個尋常，住個院子，有壁無廂。藏頭露腳，說青道黃，是凡是聖，少人測量。昆公持去好深藏，家醜勿堪向外揚。

碧天禪人請

文理總然不通，參究又無所得，者般沒趣阿師，安可為人作則？阿呵呵，難摸索，三十年來海上遊，依前還我舊時節。

含輝居士請

者蠻阿師，鬚髮鬊鬆，沒甚定準，指西說東。更有一般蠻到底，長年喫酒掣顛風。

古樵上座請

萬里遊行，沒個知音，腰卻樵斧，亂斫緇林。未讀世典，不識佛經，六根失盡，八面縱橫。遇著瞎驢狂更甚，一場塗抹正堪驚。

妙融王居士請

人情不周，因緣沒得，一身徹骨精窮，到處情存風月。終朝以是作非，難將伎倆湊泊，問著劈頭便棒，沒句尖新言說。妙融居士描難全，持歸供養莫休歇。

道能石居士請

論道如盲，談禪似啞，懶得進修，偏好頑耍。搖樹討風生，挖窟尋蛇打。一切文言不知，秖管之乎者也。更有一樁不自量，逢人乞文錢，修起開峰纔告假。

李二道人請

者個頭陀，行事懨懶，慣將家醜，遍傳娑婆。非佛非祖，亦非禪和，見者聞者，出萬重波。

大幢上座請

者個和尚，大模大樣，披領袈裟，靠條拄杖，不喜除鬚髮，佛祖位中那有他？慣論人是非，煩惱窠裏稱無狀，公然臨濟門風，玷辱雙桂堂上。是者般沒帳算底阿師，大幢長老何故甘心描他供養？

不昧上座請

花首頭陀不會說話，白棒橫肩走遍天下，被人問著不打便罵，懶論臨濟三要三玄，那知世間佛祖為大？且非天性使然，豈是杜拗虛詐？天龍長老奉渠歸，展向當陽作話杷。

尼山海道人請

鬚髮鬈鬆，鼻孔列碣。說豎說橫，口無二舌。智者懷疑，愚人指摘。眼似山高，量較海闊。曳杖幾思入帝京，且同上座遊西粵。

書問

復九蓮大幢長老

闊別數載，聲氣杳然，存亡浩歎，寤寐無違。忽接來書，慶揚眉睫，不惟喜長老向干戈林裏綽有轉身一路，且見忍俊不禁處早已化作春風，遍布百艸頭矣。時至理彰，信果然也。然此事要須頭正尾正，方不墮時流務小失大者之蹊徑。不見演祖和尚道：「如人牽一頭牛從窗櫺中過，頭角四蹄都過了，秖有尾巴過不得。」恁麼說話，早晚亦須舉著，自有沒量大人向結角羅紋處一刀兩段，得路便行，可以佩魔玉印、作佛祖師，縱橫無礙底不可放過，切宜勉旃。

復天龍不昧長老

接來啟并開堂法語，讀誦一過，見有灑落透脫時節，已出今時向昭昭靈靈處釘繫驢橛者之窠臼矣。更須知先聖有一息尚存、一息參究之語，是真師承所謂學佛法人如入大海，莫目蹄涔以為全潮，意蓋謂此長老誠實人，正不在老僧之多囑也。棕拂一枝、聯芳偈一紙表信，惟冀蓄養，毋負先宗。

佛事

為碧徵監寺安靈。師至靈前，驀召云：「碧澂！委悉麼？此是你數年以來在開峰赤身荷眾底本命元辰，俄于廣西向荷不及處撲碎了也。今日與麼歸來，直是吞吐十虛，坐斷三際，碧爾澂清，無變無易。」遂左右顧視，云：「且道還有生死去來消息也無？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喝一喝，掀翻供桌歸方丈。

文登徐居士請為先太夫人秉炬。師曳杖直前擊棺，云：「會麼？生亦何曾生？死亦何曾死？生死兩無端，直入菩提理。此雖直截斷根源……」接火炬，擲下，云：「更看優曇生火裏。」

行實

師坐次，昆拙禪人率眾作禮炷香，請說行由。師作色曰：「家醜何堪外揚？畫蛇寧用添足？山僧惡狀那可言傳？」昆等再拜啟曰：「伏望和尚不吝慈悲，令彼初機有所矜式，兼杜魔外千萬讒猖。」師喟然曰：「我此一眾初無前後，同見同聞且同食息，誰是初機取人矜式？況先聖云：『勿輕未悟。』汝直欲我毀裂成範。且佛祖前言往行，學者視之例如敝屣，而反欲我誇張駑駘、取笑大方，是何心行？然山僧行腳已有同學同行聞見于前，何患惡魔之囂囂耶？但是殘局難為結殺，今日面赤不如語直，以釋諸人胸中疑悶。余乃雲南宜良縣人，父姓谷、母時氏，家計貧寒，幼未讀書。一十四歲出家，禮竹子山竹林寺順語老師剃落。十七歲住滇南雲臺山，拜《楞嚴》經題。十九忽動無常生死之想，即欲訪問。偶有德海禪客自雞足來，予為安單喫茶次，語及生死大事，余心喜此言有相為處，遂三更時分把燭至單前作禮長跪，乞垂開導，蒙禪德示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底公案，勉囑參究。予即不分晝夜參：狗子有佛性也無？無。如是五載，了無下。因思雲臺僻處滇南，素無參禪師訓，山中同住者例皆熟習赴應，獨我一人不入群隊，含恥忍詬陸沉下板，歲月飄忽一事無成，念所做處宛如嚼鋌，一則恐非良法、一則恐錯用心，畫虎成狗取笑他人，不如別求善導著實修行，庶幾不枉出世做人一番，便將前來參究工夫打底放下，卻往澂江府羅藏山打木魚念佛。後因家師以計誘我下山，至貴州龍里雲臺又住四載。一日，遇濟凡禪師問曰：『密行師每日所行何事？』予曰：『無事可行。』濟曰：『莫道無事好，你胸中分明有一事未了，何妨舉來大家商量？』予被他一言打動心事，秖得從直供通，謂：『昔日有一禪德告我參「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趙曰：無」底話頭刻苦窮究，經于五載無個入處，便乃一時放下，至今未了。』濟曰：『好個一時放下至今未了，可惜你鏟地不知落處。』予作禮曰：『願垂示誨。』濟劈面掌曰：『鈍置殺人。』予仍不會，再求開示。時濟師見我遲鈍，乃顰蹙而言曰：『參禪參到無可奈何處是得力處，猶如戰士失卻寶刀，雖則赤手，以勇健故不顧利害，拍馬直前奪取敵人手中器械便殺人去。』予于言下忽然見得趙州老子下手處，更不禮謝，將濟師驀口一摑推出門外，濟師抖身大笑而去。予爾後日用事之難易，應念解釋。是時，

闡化滇黔尊宿謂予力量過人，皆欲致我于座下，適燕居大師來山，予即隨至新漆受戒。圓戒日，予合掌跪地次，有居士來予前作禮，予與一掌拓開，居士向大師道：『今日一會，止有一個戒子。』予聞，傳語居士曰：『合取狗口。』一日入室，大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那裏是不犯處？』予拂袖出，索筆書偈呈大師曰：『漁父垂絲釣，江頭惡浪高。本來空寂寂，那怕犯波濤？』大師改寂寂作寂寞，予拜而出。解制後，歸龍里雲臺，與抱拙夜坐，拙曰：『師年四九，猶不著忙。』予曰：『忙甚麼？』拙曰：『為佛弟子，當報佛恩。不見道：將此深心奉塵剎耶？』予曰：『莫屎沸。』拙曰：『師聽某言，某則侍左右行；不聽某言，某則歸川中去。』如是三反四覆，叨咀不已。予因攜之離雲臺山，一路參訪數位禪師，末後至夔州府梁山縣參雙桂老和尚，問：『不遠千里來相見，千里內即不問，千里外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兩眼對兩眼。』予即作禮出。一日，砌墻腳有蜈蚣走出，予絕叫曰：『一條蜈蚣。』師回顧，予即以石打作兩段。本師見兩頭齊動，問曰：『你道他性命在阿那頭？』予以腳蹋卻，曰：『一舉兩得。』本師曰：『究竟不知在阿那頭？』予呈偈曰：『者個蜈蚣太煞奇，戰場不怕斷頭皮。攔腰一擊重開眼，正是當陽種毒時。』師點首。一日，師問書記止止曰：『古人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道一如何舉？』止云：『錯。』師曰：『是你錯？是我錯？』止無語，予應聲曰：『錯！錯！』本師便打，予作禮出。次年師誕，一僧整酒供養，有二蚊子落杯中，一僧將箸挑出，師曰：『此二條性命要汝償。』僧無對，予即曰：『是甚麼所在，由你索命？』一日，師顧曰：『聞你要歸滇，是否？』予曰：『是。』師曰：『幾時去？』予曰：『請了真贊即去。』師曰：『描得也未？』予曰：『已描得。』師顧侍僧曰：『將桌子抬向堂上。』書曰：『走半天下，住三家村，鼓粥飯氣，大昌惡聲。咦！佛祖位中留不住，秖得向酒的死、肉的生。破山老人題。』一眾稱賀。是時，本師威喜并著，即將攸之上座一手卷書正法眼藏四大字，復書偈曰：『蚊子喁喁上鐵牛，無容下嘴處難酬，紛紛一夏歸山去，遇虎逢龍攜出頭。』丙申七月初四日，寓雙桂堂，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破山明手書付密行寂忍禪人。正與麼時，山僧秖得將錯就錯，禮了三拜，直至如今，左不得、右不得，到處被人捧在堂上，謂之堂頭，直是屈辱諸方、點汙佛祖至此。」驀拈拄杖召眾云：「大眾！且道山僧即今與未行腳、未出母胎時是同是別？」有僧下語，截住云：「何不道將謂有多少奇特？」昆禪人擬率眾焚香作禮，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法派

寂成佛道，達本心宗。德常清淨，體悟真空。圓明普照，智慧融通。應現無方，永遠昌隆。

密行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板存楞嚴經坊　嘉興倪爾繩刊)

嗣法門人

嗣燈圓胤(西蜀)　心拙圓懷(西蜀)　含拙成祖(西蜀)
昆拙成爵(西蜀)　大幢圓相(西蜀)　徹微智斷(三楚)
別菴成慧(江南)　古樵超智(三楚)　不昧常寤(三楚)
畫先真一(三楚)　古天成性(江南)　石宮自維(江西)
知空學蘊(滇南)　另別成乾(三楚)　從拙成微(西蜀)
辨鋒福慶(三楚)　開極德慧(三楚)　天儀妙享(三楚)
恬一成淨(三楚)　無山超明(三楚)　用愚源哲(三楚)
燦心慧光(三楚)

法末如(玉琮)謄稿梓行

嗣燈和尚語錄序

諸佛奧旨，列祖關鍵，天地樞機，眾生本源，是合一道也，豈有兩般耶？佛佛授受而授此也，祖祖相傳而傳此也，天地運動而運此也。眾生不知返本還源，而迷此也，一切世人蔽在貪愛暗室，各有一座光明幢不能返觀自照，所以煩佗諸佛列祖互相出世，用惡辣鉗錘與人拔楔抽釘，去縛解黏，如日月麗天映破人人黑暗無明，待披雲見日個個知有。如嗣燈禪師，妙年薙染，廿齡圓具，遍參尊宿，落節于雙桂師翁拄杖頭邊，負命于密行老人椎拂之下，樹插竿于雒源，懸赤幟于滏水。凡上堂法語截銕斬釘、石火電光難容湊泊，所謂如太阿鋒、似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觸著則通身紅爛。總是要人返觀自照，擺脫根塵，識自本心，立地成佛。有法孫雪浦、楚石二子將稿東下嘉禾剞劂，入藏流通。時予亦寓楞嚴，編校錦江禪燈，鋟梓未終，二子持以問序。予曰：令師翁芳名播于兩川。而兩川之人序之矣。甘露澍于雒源，而雒源之人序之矣。予不敢揚塵于潔白地上，墜露于滄海皋邊，惟不副來機，聊贅數語。雖為缽盂安柄，實徵淵源有自。

時康熙甲戌蒲月節屆旁午，青城法弟竹浪徹生寓嘉禾角里先生書院沐手謹識。

中興寺嗣燈胤禪師語錄

法孫　如玉　如琮　等編

順治丁酉，師掩關蜀南雒源中興禪院，迨庚子歲十月朔日，受自流井玄亮王居士等及諸山耆宿請開關，云：「掩關三載，惡孽彌堅。」卓拄杖，云：「掀翻窠臼，鑑地輝天，不因霜雪操，爭得吐芳妍？」至法座，以杖指云：「者個棚子，三賢十聖到來，俱亡鋒結舌、晦影潛形，且胤上座今日憑個甚麼道理？」喝一喝，卓拄杖，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遂陞。拈香，云：「此香道充宇宙，德遍山河，齊七政于璿璣，躋八荒于洪範，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太子千秋，及文武公卿、遠近檀越、當期請主、諸山耆舊，伏願同乘聖化，各證無生。」次拈，云：「此香根盤空劫，葉覆無際，在壑盈壑，在溝盈溝，爇向爐中，供養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諸大善知識，伏願金繩開覺道，寶筏渡迷津。」再拈，云：「此香久遭毒陷，罪犯彌天，一種平懷，背觸不得。今向人天眾前拈來一時爇卻，供養傳臨濟正脈第三十二世本師密行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敷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卓拄杖，云：「第一義諦是甚驢鳴犬吠？你既不能承當，便請當陽剡露。」問：「如何是關中句？」師云：「寰中天子敕。」進云：「如何是關外句？」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未審關中與關外是同是別？」師打，云：「中外一時收。」乃豎拄杖，云：「關中一句討甚憑據？關外一言旋乾轉坤，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卓一卓，云：「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擲拄杖，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除夕，示眾。「禁足禪關三載餘，人心清冷道心孤，頻添獸炭生爐火，懶把山桃當銕符。傲骨不隨世路屈，赤腸豈為利名舒？適聞爆竹聲霜夜，知是今宵一歲除。」召眾，云：「大眾！中興不似北禪潦倒，烹露地白牛與眾分歲，致令市井小人窺算夜半三更入室胡鬧。」卓拄杖，云：「秖有三十麤刺藜，伏惟珍重，莫怪空疏。」彌陀誕，鐘鉉王居士請上堂。問：「大寂定中還有照用也無？」師云：「波斯落水。」進云：「舉足下足，動用無私時如何？」師云：「鬼窟裏作活計。」僧喝，師便打，乃云：「娑婆世界阿彌陀，今日初生意氣多。」拈拄杖，云：「相好光明何似佛？慈悲喜捨卻成魔。阿呵呵，好大哥。」驀召云：「鐘鉉。」鉉應諾，師擲下拄杖，云：「靜處薩婆訶。」便下座，顧侍者，云：「拄杖子

聱？」者度與師接得，連打兩棒，者云：「無端，無端。」師又打兩棒，云：「辜負，辜負。」

休休王居士入山，上堂。問：「屏卻咽喉唇吻，如何道得親切句？」師云：「問得固好，答得更奇。」僧擬議，師打，云：「還記得話頭麼？」僧云：「若與麼則瞎卻人眼去在。」師復打，云：「元來猶未親切。」問：「中興寺裏客來，如何管待？」師云：「撾鼓陞堂親驗過。」進云：「觸目無非菩提，如何更要饒舌？」師云：「秖為你眼裏有沙。」進云：「大寂滅場中還有饒舌處也無？」師云：「四十九年詮不盡，至今狼籍更猶多。」進云：「與麼則七縱八橫去也。」師云：「杓卜聽虛聲。」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師云：「出得入不得，入得出不得。」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不二法門[妳-女+口]。」乃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師云：「雲門老人可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興要且不然，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秖向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具眼者緇素看。」

說戒，玄斌王居士請上堂。問：「結制開堂即不問，今朝說戒事如何？」師拈袈裟角，云：「請你作尊證。」問：「毒鼓初撾，戒壇始創，禪律相非，如何定當？」師云：「一字兩頭垂。」僧喝，師便打，乃云：「殿閣襲寒風，銕馬鳴切切，一片祖師心，當陽全漏泄。脫卻耳門根，拔出眼中屑，說戒已周圓，畢竟是何說？」拈拄杖，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眾兄弟！瞥不瞥？夜來霜滿林，烏龜凍作鱉。」擲下，云：「死蛇直下解翻身，看看咬人如火急。」喝一喝。傳戒畢，復說偈曰：「洗滌根塵入戒壇，逢人莫道戒非禪，盂中粒粒知來處，便可飽餐伸腳眠。」

為玄亮王居士對靈小參。「蟬鳴風勁，雲起山陰，西天東土，不隔纖塵。」豎拂子，召眾，云：「還知麼？玄亮居士在中興拂子頭上，入于神通大光明藏正受，口喃喃底為諸人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驀喝，云：「被中興一喝，連忙騎卻佛殿，走向諸人髑髏裏，入不可思議無垢解脫王三昧，而歌曰：『豆子山，打瓦鼓，齊一變，至于魯，三更三點日當空，甜者甜兮苦者苦。』」復喚云：「中興長老。」自應云：「諾，白日青天莫寐語。」擲拂子，呵呵大笑，云：「大眾！逢人但請恁麼舉。」

玄工王居士誕日，請上堂。問：「達磨面壁，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云：「別則不同，同則不別。」進云：「武帝聖明，因甚不契厥旨？」師云：「為你道聽途說。」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云：「瞎漢！寐語作麼？」僧擬議，師連

棒打出，乃云：「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若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大眾！既明今日事，因甚乃昧卻本來人？不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還會獨尊之旨麼？即是玄工居士父母未生前本命元辰。若也會得，則會人人自己本命元辰，無有已生、未生之別；會得人人自己本命元辰，則會達磨面壁與中興今日陞座之旨。雖然如是……」驀震威一喝，時一僧驚倒，師云：「俊哉衲僧！」一撥便轉，下座。

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大小釋迦好似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聽取一頌：初生孩兒，手忙腳亂，蚌殼心肝，開口便見。秖如後來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又作麼生？還知麼？也秖是看錮鑼著生銕。亦與頌出：一棒打殺，恩大難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師云：「借人粉黛畫蛾眉。」進云：「未審者僧過在甚麼處？」師云：「八十翁翁入場屋。」僧禮拜，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理他閒事長無明。」乃舉：「昔日婆子造菴，供養一僧，嘗令二八女子二時給侍。一日，令女子抱住，問云：『正恁麼時如何？』僧云：『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婆聞，乃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便趁出，燒卻菴。」驀召云：「大眾！適來者僧恁麼問，中興恁麼答，如今恁麼舉，還會麼？聽取一頌：二十年中事，俗漢已承當，誰信燒菴火，都成蘭麝香？」

佛成道，瓊圃李居士偕男永昌入山，請上堂。問：「陽氣少伸，梅傳春信，為是時節到來？為是忍俊不禁？」師云：「時節到來，忍俊不禁。」進云：「兩彩一賽去也。」師云：「鴨吞螺螄。」進云：「氣急殺人。」師云：「依舊跳不出。」進云：「花圓子實時如何？」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坐斷報化佛頭，還有啟口處也無？」師云：「有言須道卻。」進云：「秖如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銜枚疾走度陳倉。」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莫謗中興好。」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甚麼處？」師云：「親言出親口。」僧唾地，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笑個甚麼？」師云：「笑你咬人屎橛。」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云：「退後著。」進云：「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時如何？」師云：「進前來。」進云：「進前退後則不無，且道凡夫與聖人畢竟相去幾何？」師打，云：「一時墮坑落塹。」乃云：「世尊于正覺山前睹明星悟道，歎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秖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今朝

萬里無雲，晴空一亙，世尊睹星，眾生亦皆睹星，因甚世尊便悟去，而眾生長夜迷倒？且世尊悟又悟個甚麼？眾生迷又迷個甚麼？若識眾生迷處，便見世尊悟處；見得世尊悟處，即識眾生迷處。還委悉麼？」驀呈拄杖，云：「者便是世尊，阿那個是眾生？」復橫按，云：「者便是眾生，阿那個是世尊？向者裏會得智慧德相，吞卻妄想執著；妄想執著，吐出智慧德相。然後知證智慧德相本不是佛，隨妄想執著亦非眾生；既非眾生，又不是佛。眾中若有個具眼衲僧，緇素看。」一僧，云：「坐斷兩頭。」師云：「點。」一僧，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箚。」一僧，云：「一點一箚，拈過一邊。且道：今朝李居士設齋供眾，如何是因齋慶贊一句？」師打，云：「你辜負他李居士作麼？」進云：「打即任打，畢竟如何是因齋慶贊一句？」師合掌，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僧禮拜，師便下座。

上堂。舉：「臨濟示眾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師云：「諸方或謂臨濟大師大似靈龜負圖，未出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及乎朕兆一分，敲磚打瓦狼籍不少。中興以往觀之，將謂如蟲禦木，今日看來要且錯過臨濟。還知麼？當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中興與汝等頌出，也要諸方檢點。頌曰：雲門銅錢，廬陵米價，連者一爻，入損益卦。『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頌曰：或乘師子，或乘象王，三頭六臂，指青道黃。『如何是第三句？』濟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頌曰：喫酒圖醉，放債圖利，普化乞兒，解罵臨濟。」師云：「臨濟恁麼答，中興恁麼頌，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時有僧云：「秖如臨濟大師道：『三即一，皆是空名。』此意如何？」師打云：「總似你者般瞎漢，臨濟一宗那到今日？更聽一頌：殺活權在手，靈機要變通，欲明吾宗旨，始本一言中。」僧禮拜，師擲拄杖歸方丈。

際亭李居士生日，請上堂。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運水底運水，搬柴底搬柴。」進云：「此是選佛場，未審選誰作佛？」師云：「唱名即不到。」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底事？」師云：「你秖好隨眾三碗兩碗。」僧以坐具作圓相，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大千沙界、有情無情，總被學人縛住了也，未審和尚如何出得？」師云：「騎牛上三十三天。」僧禮拜，師打云：「卻是你跳不出。」問：「學人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山僧今日沒心情與你說得，你且禮拜了退。」僧禮拜，師打云：「者虛生浪

死漢。」乃舉：「古德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中興則不然，地水與火風，和合而名生，老病及死苦，日新日日新。大眾！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喝一喝，云：「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掛鐘板。師至板頭，召眾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豎起椎，云：「見麼？」擊一下，云：「聞麼？聞見分明，還是大道真體？還是聲色言語？」復擊兩下，云：「謹白參玄人，看取令行時。」

允先王居士請上堂。問：「如何是出門一句？」師云：「眼看東南，意在西北。」進云：「途中事若何？」師云：「亂走作麼？」進云：「和尚不可令人前不搆村、後不迭店。」師拈拄杖，云：「腳跟下好與三十。」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為你門外打之遶。」便打。問：「玄中有路人難進，要裏無私顯別傳，臨濟宗風行宇宙，而今已到我師前。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句裏絕言詮。」「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九重銕鼓一鏃穿。」「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謾拈黃葉作金錢。」「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船到三巴難舉棹。」「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十二峰前猿夜叫。」「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鱉鼻寧甘守古窖。」進云：「秖如臨濟大師云：『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如何是三玄三要一句？」師打，云：「龍頭蛇尾得人憎。」僧禮拜，云：「臨濟面目猶在。」師云：「識甚好惡？」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師豎拄杖，云：「趙州來也。」進云：「意旨如何？」師打，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問：「喜怒哀樂未發時如何？」師云：「五夜風搖樹。」進云：「發而中節時如何？」師云：「三秋月映潭。」進云：「發與未發時如何？」師云：「鬼窟裏頭出頭沒。」進云：「師意如何？」師打，云：「打破精靈窟，當空杲日明。」僧禮拜，師又打，乃云：「諸方上堂，或垂示、或舉古、或拈頌，徵別隨機，提唱以時，激揚中興。今日且道：說個甚麼？」起身，云：「疑殺天下人。」

機緣

一僧入關中請益，師搦住云：「者是甚麼所在，許你入來？」僧喝，師便掌。僧擬進語，師直打出。時休休王居士顧僧云：「古人三鼓入室，上座日午扣關，個中消息請舉似看。」僧曰：「一喝分主賓，照用一時行，會得個中意，日午打三更。」師云：「鸚鵡學人言，畢竟是禽類。」僧云：「秖要知音解點頭。」師云：「藕絲牽動銕崑崙。」僧擬議，師又打。

僧至關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便掩卻關門。翌日，師見僧，問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僧云：「不會。」師云：「者尿床鬼子。」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萬象森然。」進云：「磨後如何？」師云：「果然覿面不識。」
僧問：「如何是入關一句？」師云：「不展鎗旗擊勝鼓。」僧禮拜，師云：「降將不斬。」
問：「大海為墨，須彌為筆，且道寫個甚麼？」師展手云：「點畫分明。」僧禮拜，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聽取一偈：點畫分明，文彩未彰，要會便會，切忌商量。」
問：「雲門餅，趙州茶，未審是同是別？」師云：「一個鼻頭，兩孔出氣。」
問：「和尚拄杖子，佛來也打，魔來也打，未審是何意旨？」師云：「不敢輕慢。」進云：「卻成侮慢去也。」師云：「辜恩負德漢。」便打出。
問：「菩薩護生，南泉為甚卻斬貓兒？」師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云：「還有罪過也無？」師打云：「還我貓兒來。」僧罔措，師又打云：「死貓兒。」
問：「三腳驢子弄蹄行，且道日行多少？」師云：「闍黎到處，者畜生亦到。」
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的？」師云：「演祖被你帶累。」僧云：「意旨如何？」師以偈示之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子於歸，無思不服。」
師同貴州僧喫茶次，問云：「栗棘蓬，你作麼生吞？」僧云：「百雜碎。」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僧無語。師起身云：「黔地之驢。」便歸方丈。
問：「眾生本來是佛，學人分上因甚卻不是？」師云：「是甚麼？」僧無語。師打云：「將諸你是個人。」
因事，有僧問：「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和尚今日因甚許人懺悔？」師云：「我者裏無佛。」進云：「如何得懺悔去？」師云：「無間罪報，其事如是。」
問：「如何是中興境？」師云：「山是山，水是水。」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僧是僧，俗是俗。」「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瞎漢！你話頭也忘卻那？」「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行實

師示寂前一日，合堂僧眾偕休休王居士等集方丈，炷香作禮，請師自述行實。師云：「我身尚幻，何有實行？雲駛月暈，舟行岸移，不過一期，將錯就錯，阿誰不知？奚必重申以笑人耶？」眾堅請再三，乃曰：「我是本省富順縣劉氏子，父母雙亡，時年方十五，孤苦伶俜，為親眷所棄，東行西蕩，遊戲自適。一日，入鄰寺，見僧眾誦經，儀表可觀，歸家便不茹葷。十八歲，行止轉不稱意，乃棄家業，往江安縣，禮觀音院知安師脫白。聞破山老人從天童歸住梁山萬峰，便買舟東下，至堂中，禮燕居和尚，賜法名圓胤，字嗣燈，執事巾瓶。一日，進方丈，作禮云：『求老和尚開示。』師翁豎拳曰：『會麼？』曰：『不會。』師翁便掌。于是勇猛參究，直廢寢食。師翁受江安蟠龍請，予作柴頭。一日，問師翁：『某甲斫柴，如何得了大事？』師翁曰：『待你柴開斧脫，即向你道。』予展手曰：『柴開斧脫也。』師翁曰：『還我斧柄子來。』予撫掌而出，師翁冷笑一聲，胸中轉見迷悶，行住坐臥，無不追究。尋常被人問著古德言句，不識廉恥，也去下語，也去拈頌。有般沒下落漢，便來點頭點腦，說是說非。我卻向前叱之曰：『者是甚麼所在，許你者孟八郎來牽腸曳氣？』如是不敢近前造次。眾兄弟！行腳不是小事，須具些子眼目，莫受人埋沒。天下有真正大善知識，爾等急去參取，自己切莫自瞞。參禪畢竟能了，生死不得錯過。我今生死根株，實未曝斷，安可亂統？祇任默默體察，不悟不休。解制後，隨燕和尚于川之西北。行止數年，烽煙臨川，辟居九支山。別燕和尚，隨體和尚住鎮雄寨。迨乙未春，干戈漸寢，予有桑梓之思，遂歸富順，緝理中興禪院。二三年來，役于土木。丁酉秋，將落成，而本師開峰老和尚至，因諸山求戒。本師曰：『山僧者裏無戒法與人，若有戒法與人，與者受者當墮無間地獄。』時一眾無語，本師震威一喝。我進語曰：『與麼則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本師曰：『然則今日說戒去也。』我曰：『不可頭上更安頭。』本師曰：『雖然如是，更聽一偈：清風為衣，虛空為戒。信受奉行，常常不壞。黑漆杖頭日月明，秋深巖桂傳天籟。』喝一喝。我爾時忽然見梁山老師翁為我處，遂出眾連拜，不知其數。本師亦秖笑而忘言，臨行以偈囑予曰：『一棒臨時殺活同，等閑莫與世人逢，秋風扶轉三巴棹，大海波心釣巨龍。』予送別本師，遂掩關本山，遵『等閑莫與世人逢』之訓，將及三載，而玄亮王公偕諸山耆宿相迫出關，出者場醜，直是汗愧無地。且如今與汝等出作入息，如個三家村裏俗人一般，明日死期到來，未免手忙腳亂，皆是汝等共知共見，何必欲我再露布一場家醜，作諸方笑具？古人云：『似我者拙，學我者死。』如我今日者等絡索，何所取裁？蓋是汝等不知自己腳跟下各各有一段奇特因緣，非唇舌之所能

言，所謂千聖不傳之祕要，宜自潛心體究，以悟為期，勿負斯言，自貽後悔。珍重！珍重！」眾復作禮擬退，師噓一聲，就枕而臥。至翌日早粥後，命行者聲鐘，集眾于方丈，師起端坐，略言住持大概，以卸院事畢，良久豎指云：「即此住，即此去。」聲未盡，冥目而寂。

嗣燈禪師語錄(終)　　(板存楞嚴經坊，嘉興倪爾經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